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八十九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七

宋 蘇軾 撰

奏議六首

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

之歌曰壞陂誰瞿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
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
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
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為已瑞已而
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
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
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
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

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
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
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
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
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
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
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
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

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
鼈同為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
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
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
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
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
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
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

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芟芟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濶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

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日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

謹以聖意增價召入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
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
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
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
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
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
募未廣對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
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

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
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
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
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
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
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
鱗介同沐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貼黃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為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工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

皆云惟苦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後

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闌闌中蓋十

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汹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兵

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

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

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藉園囿隙地例成丘阜積雨

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欲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訊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為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

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徹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為清河意似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為葑田霖潦之際無所渚畜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

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畧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無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

此暴貴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遽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却之令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

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
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
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
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
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
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河出天宗
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閘
闕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搔擾之患而茅山河縱復

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

土有可堆積不為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十餘里至梅

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

橋河亦不淤填

自來潮水入茅山鹽橋二河只淤填十里自十里以外不曾開淘此已然之明

効也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茅山

河底四尺

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

則鹽橋河亦無涸

竭之理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

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

一暗門外斗門一所一湧金門外水閘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簷

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閘一所一菩提寺前斗門一所

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

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

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

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為新溝二十六

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為新

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貓兒橋河口自貓兒橋河口

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

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

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闌闌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
使民得汲用澣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
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
事黃僕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
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
以餘力修完六井

杭州城中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
泌始作六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

不治熙寧中知州陳襄與軾同學畫修完而功不堅至
今復廢壞軾今改作瓦筒又以磚石培甃固護可以堅
久
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

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
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游觀之美
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減菱葑日滋更二十年
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
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
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為錢一萬七千貫本州
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饑民消折之餘
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

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為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芟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滂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為菱蕩永無芟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稍

不除治微生茭葑即許人剗債但使人戶常憂剗奪自
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
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為小補
若量破錢米召募饑民興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
升錢五十五文足雇一強壯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強壯
然艱食之歲使數千人得食其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
力以度凶年亦歸於賑濟也

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
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
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

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閘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閘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潮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堙塞開洶搔擾之患為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為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請新置鈐轄司

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
水清方得却開鈐轄司前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
刻為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具載闊狹
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牽路蓋
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道日就淺
窄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戶相
率經州乞遽逐人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

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為椿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戶所出賃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菱葑之地方許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請佃種菱深慮歲久人戶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了日於今

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為界亦須至
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
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文省
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鬻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為疆
界緣此即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
戶只得標插竹木為四至不得以鬻葑為界如違
亦許人刻債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草葑盡變為菱蕩給與人戶租佃即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為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即許人剗賃其剗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

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
違制

一錢塘縣尉廨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
縣尉銜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纔有
茭葑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替
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茭葑不切除治即申所
屬點檢申吏部理為遺制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

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
夫二十餘萬功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開得一半
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
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紊煩天聽伏
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
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數奏立為
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

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憂勞四方所以拯救饑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蒙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舞歌詠聖澤曾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常平斛斛足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熟別無流民是

致戶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別時支用都
省更不奏稟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戶部所申施
行臣勘會自來聖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即無似此
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例深駭物聽淮浙兩路去
歲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大稔猶恐未補
瘡痍而況春夏之交稻秧未了未委逐路提轉如何見
得今年秋熟便申豐稔顯是小臣無意卹民專務獻諂
而戶部都省樂聞其言即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澤

百姓聞之皆謂朝廷不惜饑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悔為惠不終臣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誤執政屯膏反汗虧汙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是以冒昧獻言伏望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降出只作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一依前降聖旨盡用賑濟所貴艱食之民始終被惠亦免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近有狀奏乞更賜度牒五十道用開西湖葑田仍以一面指揮本州將前來度牒變轉賑濟外所餘錢米召募艱食之民興功開濶今來纔及一月漸以見功吏民踴躍從事農工父老無不感悅忽蒙都省拘收錢米自指揮到日更不敢支動吏民失望前功併棄深可痛惜伏乞出自聖意指揮三省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自以受恩深重每有所見不敢不盡今者上忤執政下忤戶部監司伏望聖慈愍臣孤忠

不避仇怨特乞留中不出以全臣子

應詔論四事狀

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災內出手詔兩
道其略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厄塞情
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
者政令寬弛吏或為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
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

感憤涕泣而言曰嗚呼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三出

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已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
思有以少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仁名言皆
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免使君父數出
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志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
盡知朝政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
夜奉行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為國歛
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

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敕節文應見欠市易人戶籍納拘收產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賣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別無失陷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聖恩深厚燭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之政也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戶合該上項敕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

尚書戶部符據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折納如何謂之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欠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即以所估高價籍定者謂之籍納惟籍納產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勘遂無一户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百姓謹然出訴于庭以謂某等自失業已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上昭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者有司公文

生意又復壅隔雖有惠澤蓋與無同臣即看詳元
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已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
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他業不免與官
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增價出息
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
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逋欠愈多科決監錮以
逮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償巧為文詞致許
人戶願以屋業及田土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檢估

取伏定文狀了日理作季限放免息罰召人添價
收買方人戶在係累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產
業田土豈復自能為主檢估伏認勢須在官雖名
情願實只空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
估未肯供狀及其既納皆是折還欠錢並籍在官
有何不同聖恩寬大特為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
稱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閥妄
意分別若果如申明即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優

恤元初恃頑狡獪與官為競之民却被惠澤事理
如此豈不倒置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
綏養窮困之意及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敕人戶欠市易官錢將樓店屋產折納在官並將
所收房課充折別無少欠亦許給還亦不曾分別
折納籍納以此推攷顯無可疑自是蘇州官吏巧
薄以刻為忠曲有申明而戶部各於出納以害仁
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

所貴失業之人均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敕尚書戶部狀據提點
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熙寧四年以後至元豐
三年以前新法積欠鹽錢及有均攤等人陪填見
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易等錢只
今送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乞除放等事
本部勘當欲並依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
連狀奉聖旨依及準提刑司備坐元奏積欠鹽錢

前後官司催納僅及六年催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及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奏今准省符前項指揮請詳朝旨施行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戶自承朝旨已來迄今首尾五年纔放得二十三戶臣竊怪之以謂東南鹽法久為民患原其造端蓋自兩浙流行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末人不堪命故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民

之疾苦依然尚在朝廷德澤十不行一何也推考其故蓋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為姦以市賄賂故久而不決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後官司催納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之人既以累經赦恩比類市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聖旨施行即是執中所奏欠戶自是貧困之人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

省止是節略元奏為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
送納非為更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方可施行至
元祐二年本州再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極
大赦以前積欠鹽戶奏乞除放省部看詳方始立
文如委是貧乏即依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已降
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奏並謂見今貧乏無
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節次本州與轉運司各
曾申明省符與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析緣

元係連狀並依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事
堅執至今疑惑至使州縣吏人戶戶行遣一一較
量計構官司買囑隣里尚復多方指撻以肆規求
待其充欲然後保明遂致其間一百四十九戶已
放而復行勘會一百六十五戶申省見勘會而未
圓二十五戶已圓而申稟監司及有一戶二戶旋
申省部如此反復多方留難即五年之久未足為
怪也伏惟仁聖在上憂民疾苦寤寐不忘惠澤之

下宜如置郵傳命今乃中道廢格以開奸吏乞取之路反使朝廷之恩獨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部既不鈎察官吏亦恬不為慮甚非所以仰稱仁聖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飭有司更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俾奸吏執文害意以壅隔朝廷大惠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下並依上件朝旨施行則法令易簡一言自足矣蓋等第素定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奸吏無所措意也所有元豐

四年以後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鹽戶亦乞依此施行

貼黃契勘熙寧四年以後止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人戶積欠共計五萬三百餘貫若謂非貧乏有可送納即自元祐元年至今並不曾納到分文顯見有司空留帳籍虛數以害朝廷實惠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之常平使者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賦與酒稅

而已方是時民財窘亟酒稅例皆減耗諸路既已
經費不足上下督責益急故酒務官吏至有與庸
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去處亦或為小民誼譁群
飲之肆又不能售往往苟逃罪戾巧為文致誘導
無知之民以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己
或借他人產業當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
件指揮以來以產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戶
計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

銅繼以鞭笞拘當在官使之離業又自收其租利
中間以至係累犴獄公與私皆擾人與產俱亡十
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
二十九戶外尚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
百四戶歲月既久終不能填償豈非並是困窮無
有之人乎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敕酒
務留當產業依鹽錢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體
一故也今者鹽錢欠戶已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六

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本
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豈容
事同體一拘收則同而除放則異此無他蓋有司
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
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戶並依所欠鹽錢已得朝
旨并今來前項申明更不勘會貧乏或斷自第三
等以下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寔亦
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

疋准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置場一

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內揀下不堪上供五萬七千

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勒逐場變轉

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濫不受於官

又須元價以冀償足捐之市中莫有顧者於是官

吏惶駭莫知所為不免一切賒貸及假借官勢抑

配在民往往其間浮浪小人與無賴子弟詭冒姓

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苟得虛數還之有司以緩

目前之禍其後督責嚴急必於取償奏立近期專

委強吏十餘年間如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

貫外餘欠八千二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戶並是

貧民下戶無所從出與詭冒逃移不知頭主及干

繫均納之人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

奸吏追擾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

九日敕諸處見欠蠶鹽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冒

名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
均及干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絕雖係元請官本
況內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聖旨並特
除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仰知聖德廣
大正使堯湯水旱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事有數
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及而意在是者蓋非
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僭妄竊詳和買之法以
錢與民而收絹是猶補助耕歛之意公私兩有之

利也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棄捐之餘取償倍稱不實之直賒貸抑配以苟免一時失陷之責即是利專自為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年退賣物帛既同是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深念前項弊害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蠶鹽和預買青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告示矜

寬不以有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隣里抱認與均及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平施天之道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察臣孤忠志在愛君別無情弊更賜清問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敕施行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勘會必是巧為駁難無由施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仁聖之心本不如此天降甘雨為

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為痛惜而况前件四事錢物數目雖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吏小人緣而為奸威福平民故臣敢謂放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受實禍利害較然伏望聖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臣愚忝少慮言語粗疎干犯天威伏俟斧鑕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伏見四方百姓皆知二聖恤民之心無異父母但臣子不能推行致澤不下流日近以蘇州官吏

妄有申明折納籍納一事戶部從而立法致已給還
產業却行追收人戶詣臣哀訴皆云黃紙放了白紙
却收有泣下者臣竊深悲之自二聖嗣位已來恩貸
指揮多被有司巧為艱闕故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
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亦未嘗峻
發德音戒敕大臣令盡理推行則亦非獨有司之過
也況臣所論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
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

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
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戶竭產伍保散亡勢窮理盡
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謂之聖恩矣伏見坤成節
在近天下臣子皆以放生為忠度僧為福臣愚無知
不識大體輒敢以此四事為獻伏望留神省覽指揮
執政便與施行導迎天休以益聖算其賢於放生度
僧亦遠矣若陛下不少留神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
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

矣臣言狂意切必遭衆怒伏乞聖慈只行出前件奏
狀留此貼黃一紙更不降出以全孤危庶使愚臣今
後每有所聞得盡論列以報二聖知遇之恩萬分之
一也臣不勝大願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
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

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
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
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為一困而
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
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
糶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
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
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

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販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

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
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
又自正月開倉糴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力
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
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
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
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
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

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斛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

糴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
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
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
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
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
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為
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風駕起潮浪堤堰
圩埧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

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璠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親見
吳江平望八尺聞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
以船棧撈攬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稊且以喂牛正使自
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
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
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
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糶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
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

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

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
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
金玉橫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
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
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
敢別乞閒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
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糶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

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迫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斗出糴救饑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

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
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糴救濟即令
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
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
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
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
武軍有強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令

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恐萬一有之不可不豫慮也

又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為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况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即

日救濟其饑貧况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
問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荒之
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
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
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
至流亡兼無饑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
救饑民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
間先奏雨水勻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

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
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豫備相顧不言若非朝
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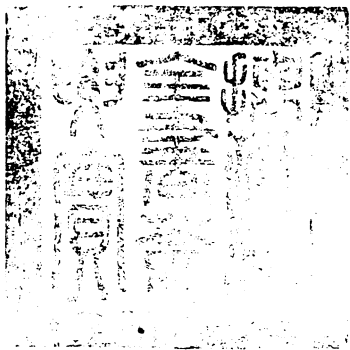
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為浙西數郡淫雨風濤為害恐
災傷之勢甚於去年而常平斛斛例皆出糶見在數少
恐來年民間闕食無可賑濟乞備錄臣奏下戶部及本

路提轉鈐轄司相度合如何擘畫收糴準備出糴未蒙
施行今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皆連晝夜大
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竊料蘇湖等州風
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畫廣行收糴常平斛斛
準備則來歲必有流殍之憂伏惟聖慈早賜愍救檢會
前奏速賜施行臣別無材術惟知屢奏喧瀆聖聽罪當
萬死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東坡全集卷五十七

謹案卷五十七第十四頁前八行及錢塘縣尉廳
上刊本脫塘字據別本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殘傷其肌體刊本肌訛饑據別
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邱桂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八

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九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八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二首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檢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戩公案為徐戩不合專擅為高麗國雕造經板二千九百餘片公然載往彼國却受酬答銀三千兩公私

並不知覺因此構合密熟遂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為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法顯是徐戩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來本僧騷擾州郡况高麗臣屬契丹情偽難測其徐戩公然交通畧無畏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絕姦細奉聖旨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准密州關報據臨海軍狀申准高麗國禮賓院牒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昇等冒請往高

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遼國買賣尋捉到王應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南挺銀絲錢物并有過海祈平安將入大遼國願予二道本司看詳顯見閩浙商賈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跡熟必為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聞奏乞禁止近又於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准明州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寶封文字

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詳顯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國交構密熟為之鄉導以希厚利正與去年所奏徐戢情理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私騷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答須索假借行市為之憂恐而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饑民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閩浙

姦民因緣商販為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畫一利害聞奏
外勘會熙寧以前編勅客旅商販不得往高麗新羅及
登萊州界違者並徒二年船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
法之意正為深防姦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
發運使羅拯始遣人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為梗熙
寧編勅稍稍改更慶厯嘉祐之法至元豐八年九月十
七日勅惟禁往大遼及登萊州其餘皆不禁又許諸蕃
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元祐編勅亦只禁往新羅所

以奸民猾商爭請公憑往來如織公然乘載外國人使
附搭入貢搔擾所在若不特降指揮將前後條貫者詳
別加刪定嚴立約束則姦民猾商往來無窮必為意外
之患謹具前後條貫畫一如左

一慶厯編勅客旅於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
及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
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
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

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
為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
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
充賞犯人科違制之罪

一嘉祐編勅客旅於海道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
及至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
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
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

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越過所禁地分官司
即為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
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納物價錢支一半與
告人充賞犯人以違制論

一熙寧編勅諸客旅於海道商販於起發州投狀開
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召本土有物力戶
三人結罪保明委不夾帶禁物亦不過越所禁地
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仍備錄船貨先牒所往地

頭候到日點檢批鑒公憑訖却報元發牒州即乘
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麗新羅并登萊界
商販者各徒二年

一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諸非廣
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蕃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
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
其發高麗船仍依別條

一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節文諸非杭明廣州而

輒發海商船舶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諸商賈由海道販諸蕃惟不得至大遼國及登萊
州即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

一元祐編勅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並具人
船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
力戶三人委保物貨內不夾帶兵器若違禁及堪
造軍器物并不越過所禁地分州為驗實牒送願
發舶州置簿抄上仍給公據方聽候回日許於合

發舶州住舶公據納市舶司即不請公據而擅行
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羅登萊州界者徒
二年五百里編管

右謹件如前勘會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揮最為害
事將祖宗以來禁人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去又許
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船入貢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戩王
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姦今來不可不改乞三省密院
相度裁定一依慶厯嘉祐編勅施行不惟免使高麗因

緣猾商時來朝貢騷擾中國實免中國姦細因往高麗
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臣近以今年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
溢所在害稼尋於七月十五日具狀奏聞乞下戶部及
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
準備常平斛斗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即具諸州合用數

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糴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今准尚書戶部符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准都省批送下八月四日勅中書省知杭州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及兩路鈐轄司相度

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候勅旨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
旨依奏奉勅如右牒到奉行都省批八月五日辰時送
戶部施行內相度仍限半月者右臣竊詳戶部符內止
是節畧行下既奉聖旨依奏即未審元初並依臣所奏
係有司節略為復只依今來戶部符下一節事理切緣
臣前奏所乞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
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之意蓋欲
逐司官吏依實相度不敢減裂須至再具申明伏乞朝

廷檢會臣前奏逐節事理特賜明降指揮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元祐五年九月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准尚書戶部符准勅知杭州兩浙西路兵馬鈐
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
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
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

濟奉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限半月本司今相度到
準備救濟事件如左

一本司勘會去年八九月間杭州在市米價每斛六
十足至十一月足長至九十五足其勢方踊貴間
因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即時米
價減落及本州正月內便行出糶常平米至七月
終共糶一十八萬餘石以此米價無由增長人免
流殍今來在市米見今已是七十五文足至冬間

轉運司收糴上供額斛及檢放秋稅軍糧恐有關
少亦須和糴取足又本州須糴常平米二十餘萬
石諸州亦各收買似此爭糴必須踊貴縱使大破
官錢收糴得足亦恐來年闕食小民必不辦高價
收買官米至時若米貴人饑本司必須奏乞減價
出賣竊料仁聖在上必不忍坐視人饑不許減價
約度浙西諸郡今年必須和糴常平米五十餘萬
石準備來年出糴若價高本重至時每斛只減十

文亦須坐失五萬餘貫而況饑饉已成流殍不已
則朝廷所以救恤之者其費豈止五萬貫而已哉
欲乞聖慈特許寬減轉運司今來上供額斛一半
仍依去年例令折價錢置場收買金銀紬絹上供
則朝廷無所耗失而浙中米價稍平常平收糴得
足來年不至大段減價出賣耗折常平本錢一路
之人得免流殍為惠不小勘會去年本司亦乞寬
減上供額斛一半准勅只許寬減三分之一今來

災傷及檢放秋稅次第皆甚於去年又緣連年災傷民力愈耗合倍加存卹所以須奏乞寬減一半伏望聖慈憐愍一方特依所乞盡數寬減

一勘會熙寧八年兩浙饑饉朝旨截撥江西及本路上供斛斛一百二十五萬石賜本路賑濟只緣本路奏乞後時不及於事卒死五十萬人去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聖旨令發運司撥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賜本路減價出糶所費只及熙寧六分之一然

及時濟用倉廩有備米不騰踊人免流殍本司今
來勘會蘇湖常秀等州頻年災傷人戶披訴已倍
去歲檢放苗米亦必加倍不惟人戶闕食亦恐軍
糧不足欲乞檢會去年體例更賜加數特與截撥
本路或發運司上供斛斛三十萬石令本路減價
出糶或用補軍糧之闕伏望聖慈愍念一路軍民
特與盡數應副

右謹件如前本司已具上項事件關牒本路轉運提刑

司照會相度施行去訖深慮轉運司官吏職在供餽所
有寬減額斛難於自言伏望聖明以一方生靈為心非
為苟寬官吏之責特賜過慮及早施行又况所乞數目
雖廣如所耗損錢數不多若待饑饉已成然後垂救則
所費十倍無及於事伏乞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
有司往復勘當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元祐五年九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近准朝旨令本司及轉運司提刑司相度準備來年被災闕食人戶本司已具二事聞奏乞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一半截撥上供米三十萬石準備及補軍糧之闕未蒙回降指揮本司再相度來年準備大計全在廣糴常平斛斛於正月以後便行出糴平準在市管價以免流殍之災此外更無長策今來選差官吏開倉和糴優估米價戒約專斛不得乞覓非不嚴切然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體問得益是蘇湖常秀大

段災傷兼自八月半間至今陰雨不止災傷之餘所收
無幾又少遇晴乾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穀
無米日就腐壞見今訪聞蘇秀州在市米價已是九十
五文足添長之勢炎炎未已本司欲便令杭州添價收
糴不惟助長米價為小民目下之患又官本既貴來年
難為出糴若不添錢又恐終是收糴不行來年春夏間
闕米出糴必有流殍之憂竊料至時難以諱言災傷官
吏亦須畧具事實聞奏仁聖在上理無不救必須多方

於鄰路擘畫斛斛賑濟若不預為之防則恐鄰路無備
臨時擘畫不行須至先事奏乞者右本司勘會去歲朝
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却令將折斛錢買
銀絹上供又今年本司亦奏乞寬減額斛一半如蒙施
行即轉運司折斛錢萬數不少又勘會提刑司今年諸
州糴常平米至多所管常平司官錢萬數不少但有錢
無米坐視饑殍為憂不細欲乞聖慈過為防慮特勅發
運司相度擘畫錢本於江淮近便豐熟州軍差官置場

和糴白米五十萬石嚴賜指揮須管數足仍般運至真
揚州樁管若令來春本路闕常平米出糴即令發運司
撥發於逐州下却仍以本路常平錢充還若至時本路
常平米有備不須般運上件米出糴即就撥充本路轉
運司上供額斛却以寬減折斛錢充還如此即於朝省
錢物無所耗損而於本路生靈億萬性命稍免溝壑之
憂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今年災傷實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樂檢放

諱言災傷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訴災傷詞狀致踏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踏死人多獨彰露耳若朝廷只據逐處申奏及檢放秋稅分數即無由盡見災傷之實又臣軾切見轉運提刑司所奏災傷皆無迫切懇至之語朝論必以臣為過當然臣實見連年災傷父老皆言事勢不減熙寧民間有錢尚困無米餓死四十萬人況今民間絕無見錢若又無米則流殍之災未易度量伏

望聖慈深為防慮若來年人戶元不闕食不須如此
擘畫則臣不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敢辭縱被誅譴
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救也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輒具朝廷至仁寬貸
宿逋已行之命為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
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

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為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恩已許只納產場鹽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奏

論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及檢會前奏四事早
賜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尚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
曾承受到上件奏狀仍連元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
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仍仰戶部指揮根究前奏申
尚書省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已以為報

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章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奉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為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為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

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
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為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
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
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
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繆乞
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
人之明一經題品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為光華若不
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朝旨相度準備來年賑濟闕食人戶尋具畫一事件聞奏內多糴常平以備來年出糴平準市價一事最為要切見今浙西諸郡米價雖貴然亦不過七十足竊度來年青黃不交之際米價必無一百以下至時若依元價出糴猶可以平壓翔踊之患終勝於官無斛斛坐視流殍而提刑司專務靳惜兩三錢

遍行文字減勒官估臣已指揮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糴見今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有違訪聞蘇秀最係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糴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災傷為甚提刑司已指麾本州住糴却令蘇州撥常平米五萬石與湖州又令秀州撥十萬石與杭州若湖得五萬石猶恐未足於用而蘇秀撥十五萬石深慮逐州不免妨闕若新糴不多即是兩頭闕事而般運水脚兵稍有偷盜耗失之費亦與所減兩三錢

不爭若使來年官米數少不能平壓市價致有流殍更煩朝廷截撥斛斛散與饑民則為十倍之費乃是所減毫毛而所捐丘山大為非策訪聞諸郡富民皆知來年必是米貴各欲廣行收糴以規厚利若官估稍優則農民米貨盡歸於官此等無由束時射利吞併貧弱故造作言語以搖官吏皆言多破官錢深為可惜若便為減價住糴正墮其計况今來已是十月下旬不過更一二十日即無收糴縱却添價亦不及事恐有悞來年出糴

大事所以須至別作擘畫仰訴朝廷緣臣先於九月十七日曾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和糴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出糴却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常平米足用即充本路轉運司上供米仍以額斛錢撥還兼勘會淮南大熟揚州高郵軍米價甚平若行此策顯無妨害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與此一方連年被災之民廣作準備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今年本路風水之災倍於去
年本司累具合行救濟事件聞奏伏料仁聖在上必已
矜察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杭州所糴粗米以
備出糴每斛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錢猶自收糴不行
恐須至更添錢招買方稍足用竊計開春米價必是翔
踊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糴則官本已重小民艱於收糴
無以救濟貧下平準市價若奏乞減價出糴又恐耗失

常平官本亦非長策須至奏聞又勘會杭州裏外見管義倉米四萬餘石準條災傷之年並許俵散賑濟本州相度若待饑饉已成方將上件義倉盡行俵散亦未能盡濟饑民惟是開春已後纔見在市米價增長即便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但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今來起請欲乞將常平米除係三年以上依條合減價外其餘並每斛減五文足內係今年貴價收糶者每斛減二十文足出糶仍將義倉米隨色額估定賤價

一處出糶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錢如填還
足外尚有剩數亦許撥填本路別州常平米所虧官本
錢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所貴本路明年饑民
普得賤米喫用全活億萬性命其利至博而其實止於
耗却義倉元不破官本米貨十餘萬石況自有條災傷
之歲許將義倉米俵散但俵散之所及者狹不如出糶
之利所及者廣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早賜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貼黃常平錢米豐凶之際平準物價以救民命所繫利害至重本司已累次奏乞指揮諸路專行糴糴不得別有他用如召募饑民興土工水利之類有出無入即漸耗散伏乞留意今來啟請只是權宜一時施行別不衝改前後條貫

又貼黃本司相度來年艱食之勢深可憂畏若候饑饉已成疾疫已作仁聖在上必須廣作擘畫錢米救濟其費必相倍蓰若行本司所奏開春便行出糴則

米價不長億萬生聚自然蒙賜所費不多今來已是十一月末乞速賜施行所貴正月內便得開倉出糶

乞擢用劉季孫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

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
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
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
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權置邊
庭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別加陞進不獨為忠義之勸亦
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八已贓及不如所
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子珪師號狀

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勅會杭州平陸本江海故地惟附山乃有甘泉其餘井皆鹽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其後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足民用嘉祐中知州沈邁增置一大井在美俗坊今謂之沈公井最得要地四遠取汲而創始減裂水常不應至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例皆廢壞知州陳襄選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為利甚博臣為通

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
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以為苦臣
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
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
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為管易致廢壞遂擘畫用瓦筒盛
以石槽底蓋堅厚錮捍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
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
營之間創為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

水殆遍一城軍民相慶若非子珪心力才幹無緣成就
緣子珪先已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旌其能者
右臣體問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寧中
及今兩次選差修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效如
蒙聖恩賜一師號即乞以惠遷為號取易所謂井居其
所而遷之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

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右臣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易折
納產業及除放積欠鹽錢并人戶欠買退絹錢四事未
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准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尚
書省劄子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
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
奏狀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見浙中州縣市井人煙比二十年前不及
四五所在酒稅課利虧欠只如杭州酒務課利昔年

三十餘萬貫今來只及二十餘萬貫其它大率類此朝廷力行仁政不為不久而公私凋耗終不少蘇蓋是商賈物貨元未通行故也自來民間買賣例少見錢惟藉所在有富實人戶可倚信者賒買而去歲歲往來常買新貨却索舊錢以此行商坐賈兩獲其利今浙中州縣所理私債大半係欠官錢人戶官錢尚不能足私債更無由催以此商旅不行公私受害若行此四事則官之所失止是虛數而人戶一蘇三二

年間商旅必復通行酒稅課利漸可復舊所補不小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准熙寧十年十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趙抃奏伏見故吳越國王錢氏有墳廟在本州界欲乞兩縣應管錢氏諸墳廟每縣選委僧道一名專切主管內錢塘縣界文穆王元瓘等二十六處墳廟勘會當州天慶觀道正通

教大師錢自然本錢氏直下子孫欲令錢自然永遠住持并臨安縣界武肅王鏐等墳廟一十一處今召到本縣淨土寺賜紫僧道微乞依錢自然例主管又勘會得文穆王元瓘墳廟并忠獻王仁佐墳並在龍山界其側有香火妙因院本錢氏建造見是道正錢自然權令徒弟道士在彼看守欲望改賜觀額令錢自然已下徒弟永遠住持漸次修葺兼得就便照管墳廟不致荒廢奉勅依奏其錢塘妙因院特改賜表忠觀為額并臨安淨

土寺令尚書祠部每遇同天節各特與披剃童行一名
又準元豐五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
州防禦使錢暉等奏臣等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
所墳壠在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
房廊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
本縣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朝旨令杭州樓店務
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曾請領近歲先臣祠
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錢數雖多切緣

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降指揮下杭州許將
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
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奉聖旨宜令杭州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置
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劄付杭州准此
者臣檢會熙寧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據管內道正錢自
然狀乞將臨安縣祖先置到產業每年收掠賃錢一千
三百五十四貫修葺諸處墳廟此時差官檢計到錢塘

臨安縣所管錢氏墳廟委是造來年深木植朽損共合
用工料價錢一萬二千八百九十貫九百九十九文及
臨安縣勘會到管納錢氏歸官房廊田產等賃錢年納
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送納軍資庫尋係
本州申奏乞將臨安縣管催上件賃錢支撥修葺約計
九年方得完備直至元豐五年內因皇城使錢暉等奏
乞方准當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每年特支
錢五百貫與表忠觀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自後至

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省益為廟宇舊屋間架
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修治例皆損塌須得一起修
葺稍可完補若每年只支得五百貫雖逐旋修得大段
倒損去處又為連接屋宇數多隨手損塌自熙寧十年
檢計止今又及一十四年尋於去年再差官重行檢計
到兩縣墳廟已修再損未及修屋宇神像等共合用工
料價錢內臨安縣四千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四十四文
省錢塘縣一萬二千五百二十貫五百九十一文省兩

縣共合用工料價錢計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八貫七百三十五文省須至奏陳者右臣竊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而墳廟荒毀行路嗟傷就使朝廷特賜錢物為之修完猶不為過而況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忍利此毫末歸之有司恭惟神宗皇帝深念錢氏之忠特改妙因院賜名表忠觀仍使其裔孫道士錢自然住持而有司不能推明聖意奏乞盡數撥還地利房錢以助修完經今十四年表忠觀既未成

就而諸處墳廟依前荒毀使先帝表顯忠臣之意徒為
空言臣愚欲望聖慈特許每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
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令表忠觀每遇修
本觀及杭越州諸墳廟即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
州請領仍候修造了差官檢計具委無大破保明申州
所貴事體稍正毋使小民竊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如蒙朝廷依奏即乞指揮本州將逐年所收到
上件地利房錢令須椿管只得充修造表忠觀及錢

氏墳廟使用官私不得別行支借使用

東坡全集卷五十八